

A brief analysis of emotion and art expression in surrealism painting

Lingxuan Zhou

ATA Creativity Global (Guangzhou Campus),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As a groundbreaking artistic movement that profoundly shaped 20th-century culture, Surrealism transcends conventional frameworks to explore the dreamlike realm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motional essence in Surrealist paintings and their distinctive artistic expressions. Inspired by Sigmund Freud's seminal work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 which posits that dreams and the unconscious defy objective logic yet remain vital components of human cognition, artists began translating thes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into visual narratives.

Keywords

Surrealist paint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rtistic expression methods; subconscious; symbolic metaphor; Freudian psychology

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情感与艺术表达方式浅析

周凌璇

ACG 国际艺术教育（广州校区），中国·广州 510630

摘要

超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重要艺术运动，其核心价值在于超越了传统构思，深入探索人类心灵中的梦境与潜意识领域。本文旨在探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独特的情感内核与其艺术表达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超现实主义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启发，弗洛伊德心理学认为，尽管梦境与潜意识并不遵循客观现实的逻辑，却仍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此影响，部分艺术家尝试将这类深层心理体验转化为视觉形象。

关键词

超现实主义绘画；情感表达；艺术表达方式；潜意识；符号化隐喻；弗洛伊德心理学

1 引言

对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聚焦于三个经典维度：一是对其视觉风格的形式特征进行归纳与辨析；二是追溯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柏格森直觉主义等哲学思潮的理论渊源；三是对代表性艺术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该流派的艺术面貌与思想背景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上述研究视域之外，其创作中复杂且神秘的情感与极具颠覆性的艺术表达方式之间所构成的深刻内在联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核心议题。在西方现代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创作者常以“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与幻觉为灵感源泉，构建出一种超越常规的真实情境，形成充满幻想与奇特的风格。这种独特的构思方式，也从特殊视角隐晦地折射出艺术家的情感心理及其对社会现实的个体认知。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超现实主义绘画

的本体价值，洞悉其持久引发共鸣的深刻本质，也为探讨艺术如何作为心理与现实的桥梁提供了依据。

通过对一系列创新性表达方式的深入探讨，本文将探索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如何将内在情感与心理状态，成功地具象化为一套复杂而可被感知的视觉语言系统，从而完成从内在世界到外在形式的卓越转化。旨在超越对其视觉奇观的表层解读，尝试穿透其意象纷呈的画面表面，深入艺术家的创作心理与方法论内核。以下将系统性地提炼并阐述三种关键的表达方式，以此作为解读超现实主义艺术转化过程的锁钥。具体而言，本文将重点剖析艺术家如何通过高度个人化的符号隐喻来构建私密情感的视觉对应物；如何通过对日常逻辑的有意重构与融入哲学思辨，来呈现潜意识世界的荒诞性与深刻性；以及如何通过自动性绘画技巧与富于象征意味的色彩体系的融合运用，来直接捕捉并外化非理性的内在冲动。

【作者简介】周凌璇（1989-），女，中国广东广州人，汉族，硕士，从事艺术教育，油画创作与理论研究。



图 1

2 符号化隐喻

梦是不可见的，梦的（以及焦虑的、整个生命的）“主体”，就是人们，也就是说，被包围着的身体^[1]。符号化隐喻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将不可见的潜意识情感、梦境和思想转译为可见视觉形象的主要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象征主义，其符号系统更具个人性、模糊性和心理复杂性，旨在构建一个通往画家内心世界的私密通道，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创造的视觉“密码”。这些符号通常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普通物件，但被剥离其日常功能和文化语境，被赋予全新的、充满心理张力的含义，成为潜意识情感的“等价物”。为抽象、非逻辑的潜意识活动（如欲望、恐惧、焦虑、记忆）找到具体的形象依托，使不可见成为可见。

超现实主义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潜意识，转化为视觉符号。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创作于1931年，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他将这些钟表描述为“时间的卡门贝尔奶酪”，象征着对时间流逝的恐惧，也暗示着时间的不稳定性、可塑性与非线性特征。几个钟表的金属、玻璃状的坚硬质感与其柔软的形态产生的极具矛盾的戏剧效果，将我们从固有的认知中抽离出来，其中一个钟表，表盘上爬满蚂蚁，暗示焦虑、死亡与腐朽，而苍蝇停驻的表盘则暗示生命与时间的脆弱性，进而强化了对时间和存在的思考。画面中央的类人生物（长睫毛、舌头外伸）被解读为达利的自画像，其模糊的面部特征与哈维角岩石的形态呼应，体现艺术家对自我认知的探索，试图通过创作打开心灵之门。超现实主义者的许多神秘荒诞的梦想来自艺术家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但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一种源于现实的人类的普遍情绪。^[2]



图 2

3 逻辑重构与哲学思辨

《人类之子》（The Son Of Man）（1964年），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代表作之一，以其简洁的构图与深邃的哲学意味，成为艺术史上最具有辨识度的图像之一。画面描绘了一位身着标准黑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现代都市男性。他姿态寻常地站立于一堵低矮的砖墙之后，身后是云层低垂的阴沉天空与波澜不惊的灰蓝色海面，整个场景弥漫着一种近乎刻板的日常感与寂静氛围。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浮在男子面部前方的青苹果，它完全遮挡了五官，却在边缘露出些许眉毛和眼睛，从而在“揭示”与“遮蔽”之间形成“可见与不可见”的微妙平衡。苹果的翠绿色与男子的深色着装形成强烈对比，其悬浮状态打破物理规律，营造出超现实的失重感。

苹果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圣经》中引发人类堕落的禁果（象征知识与原罪），也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契机（代表理性与科学）。马格利特通过苹果遮挡面容，暗示知识可能成为认知的屏障。他曾坦言：“我们看到的总是互相遮蔽，而我们又总想知道被挡住的是什么。”马格利特通过这种精心的视觉安排，将可见之物（苹果、西装、海景）与不可见之谜（男子的面容、身份、情感）并置，向观者抛出了一个关于“真实”本质的诘问：我们所见是否即为全部？表象之下是否隐藏着更深的真相？这幅画因而超越了简单的视觉游戏，成为一场关于可见性、身份认知与现实表象的哲学思辨。男子的西装和礼帽象征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而苹果的遮挡则暗示个体在集体中的自我隐藏。画面中，观众试图窥探苹果后的面容时，会发现男子的眼睛也在苹果边缘“窥视”观者，形成双向凝视的张力。这种互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单向性，暗示身份的动态建构。

马格利特的大部分作品通过对现实逻辑的解构与重组，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并将可识别的物体和场景通过改变比例、透视等，并非要创造一个纯粹的幻想国度，而是为了构建一个思想的实验场。在这个场域中，关于现实、理性、潜意识与人类存在本质的根本性问题被尖锐地提出。因此，欣赏超现实主义油画，不仅仅是进行一次视觉奇观之旅，更是参与一场与艺术家共同进行的、关于世界本质的深刻哲学对话。它迫使观众跳出舒适的经验范畴，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实”与“逻辑”。正如他所说“我想让普通的物体大声尖叫”。

4 自动性绘画与颜色象征的融合

自动性绘画（Automatism）是现代派绘画形式，源于对写实表现事物的厌倦及对艺术革新的追求，主张通过无意识行为突破理性束缚。这一术语奠基于1924年，由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安德烈·布列东在其里程碑式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系统提出。布列东将其定义为“纯粹心灵的无意识行为”，旨在将艺术创作从理性的专制和传统的桎梏

中彻底解放出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由此发展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法，如自动写作、自由联想、拓印法等，试图绕过意识审查，直接捕捉潜意识深处的意象、冲动与梦境片段。因此，对于超现实主义而言，自动性绘画远不止于一种新颖的风格或技巧，它本质上是一种探掘个体潜意识世界的哲学方法论与精神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自动主义与即兴创作紧密关联，创作过程本身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艺术家放弃对画面结果的预先设计，转而追随笔触、痕迹与色彩的自发流动，这一过程往往催生出充满意外、怪诞并极具象征意味的抽象视觉画面。这些画面不仅是潜意识内容的直接投射，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为理解人类非理性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图像依据，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艺术的表达疆域。



图3

胡安·米罗（Joan Miró）的抽象符号与鲜艳色彩，则呈现艺术表达与潜意识在形式上的自由状态。这种创作过程本身成为情感表达的通道，实现“不为外部世界所挫败的虚幻满足感”。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不但如此，有时色彩竟是歌词而形象只是伴奏^[1]。米罗在《哈里昆的狂欢》（*Harlequin's Carnival*）（1924-1925）中采用自动性绘画，通过流畅的线条与有机形态构建超现实空间。哈里昆是意大利民间戏剧中一个快活、滑稽的小丑，他位于画面中央，圆圆的脸被描绘成半红半蓝，叼着一根长长的烟斗，两撇胡子一上一下地抖动着，略带忧伤地看着这场狂欢，与周围欢腾的野兽群形成戏剧性对比，扭曲的吉他状人体、自行翻页的书籍等意象都体现“无意识绘图”原则。这种非预设

的构图方式使潜意识情感获得直接表达。作品中的高纯度色块（朱砂红/钴蓝）承载加泰罗尼亚文化记忆，而米罗偏爱的冷色调则强化了梦境疏离感，色彩饱和度与明度的对比成为情感强度的视觉标尺。右下角跳舞的猫，利用拟人化姿态体现生命律动，红黄相间的面部色彩强化了视觉张力；近处，黄黑色条纹变魔术的蜜蜂，或许暗示了危险与甜蜜的共生。所有一切都充满着热情和活力，沉浸在狂欢的热闹气氛中。米罗的作品及自动性绘画方式影响了众多的绘画创作者，例如，艺术家戈尔基利用自动主义形式控制来改变自然题材，创作了索奇花园系列，灵感来自于他父亲的花园，他称之为“如愿以偿的花园”^[4]。

5 结语

超现实主义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致力于发现和运用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将现实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认为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摆脱一切理性的束缚，能够表达人类心底真实的情感。总而言之，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情感表达是一次向自我内心深处的探险。它不再满足于描绘喜、怒、哀、乐等表层情绪，而是致力于揭示创作者及人类精神底层的混沌、复杂、矛盾等，超越物理与时间的界限。并通过符号化隐喻、逻辑重构与哲学思辨、自动性绘画与颜色象征的融合等手法，将不可见的潜意识世界和梦境转化为可见的、充满震撼力的视觉图像。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不再是“讲述”，而是“呈现”；不再是“解释”，而是“诱发”，延伸了我们关于梦的力量。它邀请观众放下理性的枷锁，用自己的直觉和潜意识去直面作品，从而在其中照见自身内心深处那些未被言说、却始终涌动的情感，完成一场对情感与认知的彻底革新，这正是超现实主义绘画至今仍能强烈触动观者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罗国祥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8: 336
- [2] 王端廷. 西方美术史.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 6: 75-91
- [3] 丹纳. 艺术哲学. 傅雷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67-226
- [4] 费恩伯格. 艺术史: 1940年至今天. 陈颖、姚岚、郑念缙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4: 15-26